



高峯集

~16
2341
5





門和10
號2341
卷分一



高峯先生論思錄卷之下



己巳四月二十九日

上御夕講于文政殿先生啓曰朝日經筵臺諫

弘文館官負前日金鎧所言開釋之意皆是

矣頃者金鎧啓於經席曰趙光祖慶事有誤附已者進之異已者斥之又以為南袞不可追

削且以李符比之於鄭光弼云故三司官等於經席力陳其變配是非之罪近來國

是已定是非邪正分明自上若不詳察則

治亂所關金鎧小臣年幼未及知之其人雖

持身清謹識見有誤處安發言之耳自上

幸有未便之心則不可故敢啓達矣上曰

高峯論思錄下

趙光祖事長於閭閻至于志學之年外事無不知之光祖曾聞其賢矣公論昭然其是非無所疑矣先生曰今聞上言不勝感激光祖事不須更啓金鑑未及詳察啓之臺諫侍從所當辨其是非耳然其人大槩廉謹非不善之人也自古釁端起於小事慮有疑之者故敢啓

五月二十一日

上御朝講于文政殿講論語衛靈公篇大司憲朴應男獻納閑德鳳經筵官辛應時鄭琢等

各陳晉州儒生獄事

應男德鳳則以為必治罪然後有吁畏憚應時

琢以為原其情則非出於私情若必治罪則恐非聖朝之義事云云先生啓曰

各以其意啓之至當但此事虛言頗多傳者有誤而聞者亦誤不能詳知而或至誤啓者有之極為未安昨聞經席之言以為五十餘人入于獄中崔題之言也此亦誤矣小臣見監司囚徒只囚李希萬矣一州之人共聒之言亦誤只其一面之人所為也非元隻間事不可治罪云辛應時之言也若誣訴之罪則雖不可治而毀撤人家之罪獨不可治乎見其推案則其

人等當其未毀撤之前投致河宗岳之奴而
言之曰河宗岳之妻於河家既已義絕其教
令不可服沒去而督捧侂音此亦不可為之
事也弘文館所啓之意則以加罪儒生為未
安故也小臣迷劣之意以為儒生為其所當
為之事則可也今之所為非儒者之事而乃
是無賴人之事也應男曰今若不治則後日
亦將有如此事至為未便李希萬河滷河沅
等三人唱導致使許多人作為非事只罪三
人可也先生曰小臣非欲加罪而如此啟之

但此事是非眩亂不知其實而只以所聞或
有誤啓者至為未安罪與不罪當知其實而
處之為可玉堂之啓亦非有私意也只以傳
聞於外間而啓之也河麟瑞亦當初署名於
發明單字而厥後乃唱導毀撤推問其由則
以為當初不能細知而其四寸鄭夢祥宗岳
之也未乞故署名後日更聞則其事的實故
毀撤云同居里問安有不知之理而前後之
言若是相戾哉言端已發不可不達曹植居
于晉州而年必輩以此事言之於植植乃嫉

曹植論
惡之人且有名字者也乃言於監司及衆人
處故當初捉囚而未得端緒遂放之矣厥後
推官見罷者皆曹植喧闐而然也植乃賢者
而必不虛言之人故其事至於此且長者言
之是以一鄉之人亦相與傳播矣當時皆以
曹植為賢以臣今以此言啓之至為未安但
曹植亦非有私心而如此也自然可信之人
言之故不勝痛憤而然矣洪暹啓曰今聞大
司憲所啓則遣人未京恐恟朝官及出回文
而火其家撤其室等事此皆非儒者之事也

略亦罪責亦可但或至死于杖下則極為未
安所當裁自聖心者也先生曰所以欲治其
罪者非欲拷訊也且所謂火其家去者亦非
火其家而只撤其瓦此則既已承服稍加罪
罰有何妨於聖德乎此事極為可慮也曹植
有名之人也且儒生被推故其處七八邑儒
生等上疏而監司不捧去曹植與河宗岳前
室女子相連李植之妾與河宗岳後妻相連
李植以為隱微之事不可知也似為救之二
人植也平日則相與為交今因此事曹植以

李楨為非年少人輩亦皆以李楨為非云以
宗岳妻失行事至於名類長者有其間際年
少人亦相排訐極為未安京中議論亦與之
相判機關甚重自 上何以知之適發言端
故敢啓又啓曰 王言一出傳布四方傳教
之際言辭或未盡則機關甚大以人為非而
必斟酌為之以人為是而必斟酌為之合於
情實然後可謂當矣近來張弼武事諫院論
啓上命張弼武嘉善資諫院啓小臣不知弼
此或謂之清而不能詳知或謂之暴而不能

能詳知只聞人言而斟酌知之謂之清者或
有過越之啓謂之暴者亦不知其言之盡是
矣頃者教以通金石貫日月昨者又教以日
月爭光此兩言上答諫院至為未安與日月
爭光者非聖賢地位則烏敢當我是雖出於
一時褒獎清謹之意而 王言過當極為未
安伏聞弼武之事以無知武夫持身如此貴
則貴矣但夷考其行則雖號為清而如於陵
仲子之清多有一偏可笑之事當此風俗頹
靡之際自 上欲為激勵之意則至矣但以

孟子之言見之則不足取也其人如此而啓
之或過自上意其以為不世出之人豈不未
安乎為將帥者雖或暴酷而有智略則亦可
策勵而用不可棄也若弼武則未知其果有
謀略而可用於大將矣一時雖稱其清而視
諸古人則豈不遠哉其行實同於仲子之避
兄離母往在乙丑為滿浦僉使而去遂遭國
恤厥後移授江界府使而見適其時只適者
以其有可稱之事故也 主上即位後不入
國門所當即未謝恩不可直歸其家况會寧

府使不次擢用則尤為感激而未聞朝廷以
不來為非則亦當即來而稱為遊山出去此
人不可責備然君臣之義豈若是乎邊將不
赴任自有其罪故前者邊協亦被其罪以文
臣言之則評事羅恰李忠範皆蒙其罪若萬
戶林德秀李准儉則臺諫至以誤照其律被
適其罪同則其罰亦同何獨於弼武不治其
罪乎有可稱之事則固當取之而有如此事
則亦當推考治罪然後紀綱立矣弼武則不
罪而後日如有厭憚者欲治其罪則罪同罰

異不加其罪則無以為徵豈不傷於朝廷事體乎極為未安小臣非臺諫而如是啓之未安但在近密之地心懷未安而不為啓達亦未安自 上幸未及思之故敢啓

上御夕講于文政殿進講近思錄自揚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言用止砭愚曰東銘

上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泮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可謂知見而揚中立則不知以此觀之楊時不如游酢矣二人孰優先生曰前賢學問地位後學不可議論亦不得知也

游酢泮然不逆於心此必有所覺悟而然也揚時有疑而問之斯亦不易矣游揚皆程門高弟而以地位言之則龜山高矣 上曰此二人雖未及於程朱亦不偶然者也一時有立朝之事乎先生曰小臣不能博覽不得知之但於伊洛淵源大槩有之游酢為察院矣揚時當徽宗末年蔡京執國命變生朝夕而時人有張翥者容於蔡京家為其子教學一日翥言於弟子曰汝等學志乎對曰先生平日教弟子行步皆遵法度何以謂之學志乎

曰甫父破毀天下極矣大亂將起必學之然
後可以免禍弟子大驚乃言於蔡京京雖小
人亦知利害故問計張甯甯曰今無所為但
起天下大賢則猶可為也京問誰也甯以龜
山對於是召龜山拜官時年七十矣當時王
安石之是非不定至於從祀孔子龜山為諫
議大夫請去安石配享之列一時學安石者
及以龜山為非未幾金伐宋而徽欽北狩龜
山亦去朝矣胡安國作龜山墓誌以為當時
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六後學何以望龜

山之涯涘乎六賢雖未及於程朱而地位亦
高矣夫賢人在朝則雖敗亡之極而不無其
力矣蔡京之為人極其奸邪而能識利害故
意其有所為而引以為用一時詆龜山者以
見引於蔡京非之龜山乃大賢之人也非有
私心而然矣何敢容議於其間哉上曰此
人一時行道則可以治國平天下乎先生曰
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六可以撥亂
而反之正矣若見用於平時得志為治則其
化雖不知同於三代亦豈偶然哉宋朝宰相

例皆不知學問其間有若范仲淹者而纔拜
叅知政事不久還去李沆雖曰賢相而亦不
知道學若如龜山者見用於平日則致治何
難哉卒應時啓曰自古稱賢相者唐有房杜
姚宋宋有韓范富歐其氣質事業誠不偶然
然此特救時之相而不知儒者之學矣若學
問之人則皆以義理為國其治化豈止於救
時而已哉但自古儒者必不見用於時君漢
則有如董仲舒而武帝不能用宋則有如程
朱諸賢輩出而仁宗孝宗亦非偶然之君也

然而欲以義理輔君致治故與之不合自古
儒者終至於宰相地位者無一人矣司馬光
乃儒者也而視諸程朱則豈不有間哉然其
設施亦不久矣若以學問之人作相則有補
於國家大矣古今無異所當體念矣先生曰
今所啓至當大抵儒者道理非迂濶而不見
用也但不欲苟合於人故其進難矣且欲以
正道輔君故若好善之君則雖似好之然未
嘗留意而漫君故不得見用且一時之人不
能盡善而或有忌憚故亦不見容於世也上

則人主不好下與時人相戾於是懷抱道德而退去為人主者若知其賢而任之專則賢者之道豈可不用於後世乎惟在人君用之以誠而已如古人者雖不能代代有之然一時之人亦愛惜用之則時世自至於治平而其道亦行矣儒者不能得志之病所當知之矣應時曰不得其志者以其不欲苟舍故也其言不行則自以為言不行而不可食祿故易退而難進矣大槩人君欲用賢者則必明辨邪正然後賢者樂為之用若並進混用則

多有虧碍故自古賢者皆不得以為用矣人君洞知此弊可也先生曰人君雖欲用之而或勢不得已不用者有之昔宋之孝宗欲用朱子乃拜知南康軍事朱子辭不就及為浙東提刑朱子亦欲有為而務盡其職知台州唐仲友有贓污之狀奏劄劾之其時王淮為相乃仲友之姻親也匿不以聞朱子論之蓋力封章六上其時仲友已除江西提刑而未行淮不得已棄仲友江西提刑以授朱子朱子辭不拜厥後為兵部郎中而侍郎林栗與

高峯語錄卷下
朱子論西銘太極圖而意不合上疏論之當時上意方向朱子宰相忌之遂為兩罷之策孝宗非不欲用朱子而讒邪間之終致如此後世人主欲用賢者則恐有此弊所當深察也鄭琢曰此孝宗之所以不足處也先生曰朱子作孝宗挽辭曰似有菴梅契還嗟貝錦傷云云矣應時曰君臣契合自古為難宋仁宗誠不偶然之君而亦不能常用韓范富歐而呂夷簡為相之日居多矣先生曰不正之人攀接迎合不欲退去君子如有不合奉身

輒退故小人常見用而君子常不得為用矣以近日之事言之中廟倚趙光祖至誠而終未免讒邪之間君臣之間不得保全安有如此事乎所當體念矣應時曰自古朝廷往往不和者必因論議不同而然也或君臣不得契合朝廷不能同寅協恭皆由於此昔范鎮有言曰集群議為耳目任老成為腹心若能集群議而君相協心用之則豈不好哉君子不必合故其議不必同所以折中用之者只在君相而已所當留念矣先生曰夫人才

高峯詩集卷一
十一
智雖或可稱而平心為難或因議論相激而疾之終至乖隔則未嘗不有其害矣蓋是非不能無也如欲調和而使之兩存則是無異於欲和冰炭也豈不難哉人主必須辨別是非然後可以為治若使混而不分則終有大害矣俱收並蓄既已甚難而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則尤為誤矣必盡居敬窮理之功而心德既明然後乃能辨別矣夫朝廷治亂賢邪消長之理一日之間所以分也最當惕念矣講訖先生進啓曰朝廷議論各以所見為之

故不無異同能就異同之中而分辨用之則好矣若議論不正有害於義理則不可不辨也頃者文昭殿事朝廷自正月多紛議之而不得其當夫廷臣非不知祖宗故事而不敢舉論者以其有未盡處故也及其殿制不得增修於是苟且之論乃起大臣之議以為仁廟仍在迺恩殿無妨云遂據成廟初年文宗適遷儀軌而言之雖出於無情實害於義理人情憤鬱旋即命改其議而今既有定如是每達似為未安但其間多有謬

誤之言不可不陳敢啓大臣所謂一世宗母
過五室之教乃指四親去者亦是矣然世
宗創立本意不言其變而言其常也其曰二
昭二穆及太祖後世奉祀母過五室及後世
子孫各立其廟不勝其繁去者皆言其常而
已後世難處之變則在當時不必計慮矣假
使慮之只道其常何必言其變哉厥後文
宗一世祖兄弟而立所當變而通之以為後
世之法而當時之人非徒不知事體亦有異
意故遽遷文宗其有害於義理極矣其時

宰相得罪於後世不亦大乎今乃援引彼議
而言之至極未安此群臣所以爭也教以朝
野抗論領袖亦上劄故從之去領袖劄子其
言多謬所謂酌取四親及仁廟徑遷去者
皆極未安夫繼統之君既附於廟則安有徑
遷之理乎不知如何而如是啓之矣然此必
未及思之也小臣之啓非詆毀大臣也以其
是非不可不達故也文宗適遷事主上
必不詳知此臣子不忍言之事也然自上
所當知之文宗昇遐魯山繼立世祖有

靖亂功為首相輔幼主以周公自處魯山賜
世祖功臣教書曰予以成王之待周公者待叔
父叔父亦以周公之輔成王者輔寡躬云蓋
魯山以周公望世祖而世祖亦以周公
自任不意天命人心歸於世祖乙亥年魯
山禪位於世祖而為上王矣上曰古事
不能詳知但見武定寶鑑則世祖受禪及
皇_甫金宗瑞成三問朴彭年被罪之事昭載
矣先生曰大槩載於寶鑑中矣然自有所聞
且有一時人所記矣上曰自上不能詳知

一度悉陳為可先生曰丙子年成三問之事
發覺其意欲復上王而世祖意其作亂及
其事發之後以上王為預知其事遷上王於
寧越矣上曰常時則在於闕內耶先生曰
在於景福之_遷寧越而其時鄭麟趾為領議
政率百官請為處置世祖拘於物情而許
之乃遣禁府都事賜藥于寧越其公事在禁
府矣當時寧越人有記其事而藏之金訖文
為觀察使時亦見之云成三問之亂上王預
謀變闕宗社口不可言以此成罪目云夫請

為處置者亦前史所無之事而敢為之麟趾
一時雖稱名相而至今人皆以為不祥矣今
欲接用其議此公論之所以激也應時進啓
曰此事不可接用於後故徃在丁未李芑以
仁宗為未成之君此實有逆心於仁宗者此
而當仁廟祔廟之時猶不忍引以為證如
可以引用則必使仁廟求不入文昭殿事
定議於其時矣明宗聖明故教以後日當
祔而李芑尹元衡亦不得防之矣先生曰李
芑尹元衡之所為則不能詳知矣但成廟

初年文昭殿室數未滿而乃敢適出文宗
其時成廟引見群臣而問之群臣飭辭以
對昭載於政院日記孰不知之乎其事如此
而敢引以上瀆天聽極為未安祖宗朝
事善者則固當萬世不改若未盡之事則改
之無傷太祖殺鄭夢周而太宗褒贈
太祖盡殺前朝王氏而文宗立崇義殿
世祖出棄昭陵而中宗復立上曰所謂
出棄者出棄何物耶言未訖而先生曰此臣
子不忍啓達之言也其梓宮似若出棄然矣

當時之人潛為奉安而厥後復立前日未盡
之事在祖宗朝亦皆改之矣既復昭陵又賜
祭于魯山其時申鐸為祭官矣如此之意自
何以知之乎不復舉諸言然後臣子之心安
矣至於 恭靖之事亦不可援例於今日也
恭靖大王自為處置九事皆降殺去大槩載於
武定寶鑑自上必知之矣 太宗佐命之
時 太祖驚駭遂歸咸鏡道國中無主 恭
靖大王權宜為君旋即傳位於 太宗此事
臣子亦不可言也昔東晉明帝乃聰明之主

也問先祖之事於王導導歷陳之明帝驚愕
以面掩床云祖宗之事後世何以知之乎應
時曰自古祖宗朝豈無其變乎 中廟復昭
陵是誠有光於 祖宗者也大明正統之間
亦追釋建文之臣矣先生曰 仁宗乃太宗
之子而建文之臣亦皆開釋矣又啓曰 仁
廟同祔文昭殿者此人心天理至極之事也
是以不謀而同矣昔在宋朝將出僖祖朱子
致簡於趙汝愚曰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
云頃逢此事 指仁廟不祔文昭之事也 實有不如無生之

心矣旋即命改可謂復於無過矣然徑迂
之言極有害於義理自 上所當洞知矣應
時曰教以人心如此故不得已從之云慮或
自 上意其祖宗朝古事可以遵行故館中
上劉矣先生曰其時不勝恟鬱之至若入侍
經席則必不知言之狂妄而啓之矣今則事
既有定而為日亦久故言之至此然若是啓
達亦多狂妄但咫尺天顏不陳悵抱未安故
敢啓此問是非一聖念所當洞然知之可也
大臣亦非有他意而然也但議論相激不無

憂慮自今以後朝廷和平則豈不好哉

六月初四日

上御朝講于文政殿進講論語季氏篇先生啓

曰頃日諫院以啓辭之語至於遠差五月獻

鳳正言黃運式等論列龍宮縣監李琮貪汚
之狀上命下詔獄推考既而覈實則皆故
於虛德鳳等其事既誤固當帝也君臣之間

上失其事則下爭之下失其任則上非之各
盡其宜可謂至矣若於中心以為未便而不
言則上下不交意思不通深為未安矣傳教
之意至當近來玉堂諫院相繼上劄者亦非

有他意也上因李琮之事以臺諫之啓為浮言不實故三司論執請改而上

聽一切加以峻切之教似乖君德含弘之

道而一切以臺諫之言謂之不實則甚多妨

害即今頌相所啓甚當是日李浚慶入侍極陳臺諫之言不可不

虛悵聽納之意反覆丁寧人君之德與天地相同法天含

容然後德益弘大如是而是非分明則所謂

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大抵只務含容而不謂

非之之意則近於無所可否之地察於細務

而又無含容之道則大有根本未盡之病能

知此意而不為偏廢則可以盡善盡美也下

人所望欵 聖上主於含容而或有臣下未

盡之事亦必分明昭釋而言之可也又啓曰

教以不實亦是矣近來言事之不實何可謂

盡無風聞之誤辨察甚難風聞之法出於唐

武后之時武后臨朝欵箝制天下而始開告

密之門宋朝優待言官許以風聞用之於暴

則偽用之於公則正也惟我 祖宗朝亦以

風聞為主謂之風聞者猶有風聲而人聞之

也下人所當詳審所聞而啓之也然臺諫所

論貪污之人亦不必受贓罪而亦不過罷職

而已故 祖宗朝規矩亦如是也若以風聞
每謂不實則怯懦之人苟且無事所敢論執
者不無其弊不實之言著則非之而苟有所
聞使之盡言可也若曰前日既言不實而今
亦何以言之云則豈不未安臣近見風聞之
謬者亦有之矣晉州獄事亦豈曰非不實乎
其言傳播已久監司聞之囚禁既釋之後物
情憤鬱故論啓而及其覈實則又無形迹自
上必以為將此虛事而論啓也李琮之事今又
如此此甚未安自 上常知此意斟酌可也

風聞不可謂盡是亦不可謂盡非自 上平
心察理事物之來應之以大公至正則是是
非非各得其宜矣若一偏指向則不無後弊
故啓之

初九日

先生以院意啓曰朝講金鎧所啓關於存亡
臣等有啓達之事而以筆札言語不可盡陳
請面對 傳曰可入 今日朝講金鎧以特進
官入侍啓曰小臣性本
庸拙老病益深長事亦多頃日為大司憲冒
忝非分之職而其前聞之則時有雜議甚多
不為專待三公而歷誌之三公亦皆未安至

以頌相為尤非云小臣以為雜議如此者極
為不當之事也及為大司憲雖曰不稱既開
時言似若不知而行不當時未顯發之事舉
而論之亦不當故泛言而啟之使年少人雜
議者自知而謹慎則時事可至於好矣以此
為心及八經席適於進講之中有塚宰及君
子修己以敬等語故小臣之意以為入君與
三公論議國事三公有失則臺諫自當糾正
然自 上必信任可也故即以此意啟之且
有雜議則人心不安所謂修己以敬者主
一無適之謂言當修其己而不言人過也論
語亦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夫人心不
安則必致生怨故又以此意啟之欲使雜議
之人自知而更不為則時事好矣其主意則
只欲同寅協恭止下之心和平而已且己卯

之事則小臣以為趙光祖學問用心誠不偶
然但信人太過雖徒能言語者亦以為善人
遂皆引進終致生事其時小臣年十六也不
知是非厥後見其傳旨則以為附己者進之
異已者斥之云其時人心必不和平故傳旨
之辭如此矣以是啟之而安自裕以為此小
人治君子之言也云云此言亦好是果小人
治君子之言而其時人心不能和平故亦有
此言之意啟之矣厥後思之則小臣未知何
以為心而如此啟達不無以為認啟之心矣
己卯之事小臣到今是非亦何及哉而敢言
之乎但己卯之人亦非一二豈皆盡善乎善
人之中亦豈無或缺思而致有所失者乎後
世不長己卯人者只以大綱是也大綱是者
亦以欲輔吾君以與善治故也但年少輩如

高宗實錄卷之六

二十

有不善者則非之太過其人豈以吾身為不善云而白朕哉由此而致人心之和矣臺諫論大臣之失則可也若私議於家則必致人心之擾亂此不可為之事也是以小臣啓之豈有雜心哉小臣得罪於議論必不保全當退去今入經席非有他意而如是啓之亦非以為有益於吾身而如是啓之只欲自上知之朝廷知之而已同為王臣有兄弟之義各自相愛可也若至於交相親畏則夫豈好哉幸聞議論之多欲其討微而啓之也安有害人之心哉臣雖無狀自少無伎害之心每以相愛為好矣且已卯年趙光祖則雖純善之人而但年少輩多有誤事光祖及為憂慮云李滉所撰趙光祖行狀中詳載其事觀此則可知矣但趙光祖欲為國事而死諸非

命此至今入心之所以哀痛而不忘者也小臣若至推考鞠問則公緘僇音或不盡虛言故今欲盡達於上前而退去矣云云

午時

上御文政殿左承旨奇右承旨沈美以謙左副承旨金就文右副承旨李湛同副承旨朱賀注書尹承吉翰林鄭以周李山甫入對先生進啓曰今日朝講金鎧所啓之言極為包藏皆古小人惑君之言也臣等在近密之地不可不達故請為面對矣金鎧前於經席泛引已卯之事而言之非徒無端是非亦顛倒人皆

高峯詩集卷一
三
疑惟但以為老妄之人不思妄發而置之及
見今日啓辭其言極為有意所謂年少入歷
詆三公去者此實無形之言而創造發談款
陷士林安有如此事乎自古小人之治君子
或以為誇訕朝政或以為凌侮大臣人主不
能詳知由此而禍起者多矣方今 聖明在
上大臣亦皆可稱者也然其間豈無可否是
非之事乎自 上有未盡之事諫官猶且力
爭況大臣乎外間私議則不可使之無也此
非以大臣為毀也蓋是非之事自有之故也

由此媒孽以為歷詆卿相去爾則是將款一
網打盡之計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不無
其間所以然矣極為未安自 上行以知之
乎朝廷之上是則以為是非則以為非可也
而鎧款使人不言人過是如李林甫戒朝士
比伏馬之言也鎧款使人不得私議是即秦
二世時趙高箝人口而莫敢言之意也孔子
以唯其言而莫予違為一言喪邦此則似乎
泛然若金鎧之言則終必至於喪邦矣今日
臺諫侍從大槩啓達自 上以為年老之人

而似有愛惜之意極為未安沈義誨金就文
宋賀茅各進前力陳金鎧變亂是非嫁禍士
林之狀先生啓曰今所啓大槩已盡矣鎧之
人物輕淺本無識見之言亦是矣但已卯是
非兒童之卒亦皆知之鎧在六卿之列不可
謂專不知是非也伏見今日啓辭作特為已
卯而發也近來年少人欲其明辨是非故以
此非之謀為構陷而不能直言乃舉已卯之
事陰試上意安有如此包藏之事乎常時
以其人為輕淺而謂之無心矣至於今日之

啓情狀著顯矣夫小人一時有所作為而其
情狀終至於敗露鎧之情狀亦露於今日之
言矣已卯是非今既有定而敢以趙光祖為
非罪南袞為未便而陳達於經席之上熒惑
上聽人皆驚駭小臣為諫長時公論憤壽咸歎
舉劾而小臣之意以為妄人無情之啓論之
不當靜以鎮之則好矣云云未幾輒授本職
而其是非則臺諫侍從既已陳啓故敢以因
無情之事深治未安之意啓達矣到今見之
小臣妄啓罪當萬死鎧之所謂使人不得私

議之言自 上所當洞照是誠不祥之言也
伏見古書周厲王立監謗之法謗者輒殺之
時人言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壅而潰傷
人必多去厲王不聽國人叛之王流于彘而
死秦始皇罪誹謗誅偶語蓋三代以前三代
以後未有若此不祥之事也秦亦由是而亡
矣東漢之末黨錮禍起而諸賢皆死其時昏
亂公論在於草野而一舉盡陷東漢亦因而
亡矣唐家之末未聞清議之盛而朱全忠目
為清流盡殺於白馬驛投諸黃河唐亦亡矣

自古如此者非止一二而謂使人不得私議
之言 聖明之下不可出諸口也而鎧之所
啓如此其情雖不如已甚之小人而其罪則
前古姦邪之惡咸最厥身矣如此之言雖或
有之為臣子者則所當盡誠竭力開悟天聽
而無端上達以亂人心極為未安所謂防微
杜漸者此亦姦邪之言也防微者有其機關
之事而防之於未然之謂也年少人以大臣
為非云者幸有飛語而此實無形之言也所
當靜以鎮之而反假此說欲陷士林極為非

矣自古是非不可無也世俗或以為包容可也或以為靜以鎮之可也此皆不然夫是非邪正不能相容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彼勝則此衰此勝則彼衰矣自上不得已定其是非可也水火冰炭同器而在則終有其害矣一二人之誣枉猶為不可况欲陷舉世之人乎上曰今聞啓辭非徒以金鎧為非也將欲動搖朝廷極為過越而亦可畏也已卯之事是非已定而金鎧今乃言之極為非矣然此豈有意而言哉且雖有誤事而國之是非

自有臺諫與大臣自上與大臣論議處之可也先生起而更伏曰極為惶恐沈義謙起而更伏曰伏承上教不勝惶恐金鎧乃動搖朝廷也臣等何敢動搖朝廷乎上曰金鎧之言如才陰點日何損於明但非徒以金鎧為非亦以銓曹為非至極未安先生起而更伏曰極為惶恐因啓曰今也教以自有臺諫大臣去可謂至矣但事有曲折心欲親達而請對今若不盡素悵則死有餘罪允是非邪正之事莫不畢陳其曲折然後自上聽

高華論思錄
察而辨別則好矣且言端既發敢啓小臣性
本虛妄不識事理長於鄉曲粗習文字濫得
虛名象息通顯極為惶恐今者以當於小臣
之言啓之尤為惶恐然既當於此不可不啓
聖上即降事皆清明前日為物議所棄者皆
不見容於時或如小臣者連為臺諫侍從即
位以來屢侍經席若有依抱則雖重大之事
亦莫不陳達或至施行故為人指目多矣所
謂年少輩云者亦小臣之身所當之言也臣
若避嫌則金鑑之事不可得以言也然上

息固極雖當死之言固悉陳豈可避嫌而不
言乎頃者文昭殿事議論口發而不能即定
其間是非甚多與大臣爭辨至於五六朔之
久奸邪之人乘此機會捏成虛言以為年少
人以大臣為未便云蓋事之是非雖小小必
言^之然後可以定之若皆含默則胡能有定乎
其間不得志者胥動浮言徃大臣之家則以
謂某人今將駁汝云而激怒大臣及出外間
又以謂大臣言之如此云而動搖人心金鑑
之言亦非無心故入對而欲其盡達矣小臣

狂踈之事亦多徃在癸亥為翰林而適授司
正出仕未久與人結怨之事亦似無之而乃
被重罪以為假託為善謗訕朝政而削奪官
爵門外黜送纔過數三日輒蒙復職 聖恩
罔極而近未息數尤多不能退去所謂年以
輩之言小臣亦入其中云惶恐無已夫是非
邪正自然有之若詢于大臣詢于臺諫則
聖明之下何有隱遁之事乎且左右之人大
槩知之傳聞則有訟於政丞家者以謂小臣
言領相則當罷職左相則當面辱云安有如

此駭愕之事乎義謙曰小臣亦聞之矣徃權
轍家則轍言或以謂竒大升與權轍昏夜相
從謀隔領相云吾與領相志同氣合豈有如
此事乎且宰相未言竒大升以為領相則當
罷職左相則當面辱云此明非大升之言也
雖丘史亦不可面辱况吾在大臣之列大升
安能面辱云云且轍語其彼言於領相領相
以為我等在則其何以如是乎云云此必奸
人欲陷士林而造言也雖常人何可面辱乎
先生曰大臣與年少人有間之言不知出於

何處此必流言也若聽者公平其心則當曰
豈有如此言乎使之鎮定可也而鎧之所啓
欲為防微云其意有在此亦傳聞而金鎧將
陷五六人矣 上曰五六者誰耶義謙曰李
鐸朴淳竒大升尹斗壽尹根壽鄭澈云此言
似誣然其所言則若是矣 上曰左承旨聞
諸何處耶先生對曰今者沈義謙所啓則指
其名矣然或云李後白或云尹斗壽流傳之
言不能詳知但金鎧之子言於人曰父聞彼
竒每常憂慮欲為鎮定云而其名則不言某

某此言漏洩人皆知之似若不聞而置之可
也但虛言之出自 上當知故敢啓 上曰
聞之於何處耶先生曰小臣非因沈義謙之
言而知之也朋輩間傳傳聞之而其人亦傳
聞不可謂某人之言也若尋其言根則小臣
之罪亦大矣如或不實則小臣當服其罪矣
上曰非欲尋其言根而問之也但左承旨非靈
而自知必有聞處矣先生曰小臣當於此不
可不啓鄭惟一大槩聞之鄭澈亦聞而言之
沈義謙亦聞而言之矣義謙曰臣不避鈇鉞何

不盡達乎小臣則聞之於可信宰相若命
言之則當盡達矣 上曰何人言之耶義諫
曰臣見大提學朴淳則以為聞諸李鐸而言
之矣因語臣曰金鎧將欲陷害吾及李鐸子
固尹根壽字兄弟李後白奇大升云云而擾亂言
之似乎不關云叅知朴謹元亦聞此言而語
臣曰如此之言有之可笑云且李鐸則聞於
實處云矣李湛亦聞此言先生曰李鐸朴淳
不無時望故姦人忌嫉小臣無狀而濫得虛
名為外間題目極為惶恐 上曰金鎧之所

欲陷害宰相非止一二云此則不然鎧以匹
夫安可以陷其多人乎先生曰金鎧之啓極
為荒唐而又有如彼之言觀其今日所啓所
謂年少人歷詆三公云者不無其意矣義諫
曰彼言若虛誣則金鎧之啓亦徒言而已不
然則必與數三人締結將欲告變如鄭順朋
南袞之為矣 上曰金鎧除去宰相文士則
有何利益於其身而敢為之哉且數三人締
結者有之云此亦無形之言也今則朝廷和
平不相排斥為好雖有某言不須信之矣金

就文曰姦邪在朝則自不得和平矣 上曰
金鎧數三人締結云所謂締結者何人耶先
生曰其將所為之事則不之知矣但觀其言
則似有締結者矣今以形狀未著之言而非
欲加罪也但其言極非自 上所當知之人
臣之邪正是非何能盡識乎臣等所啓之言
與他人所啓之言參酌決斷則自當知其某
也是某也非矣臣等非敢自以為是也若聞
大臣臺諫之言則可知矣但是非邪正自古
不得並容故今欲盡達曲折矣夫小人之害

善類或以為謗訕或以為朋黨千古一轍自
上觀其前史昭然可知不幸今日有之安有如
此事乎金鎧本無知識 明宗於末年有心
執常患疾恙乙丑年 文定王后昇遐後方
在喪中尤為不寧臣子惻迫之情則誠不偶
然矣但金鎧其時上䟽言調病之道而又以
為委政冢宰云尹元衡時為領相鎧非不知
元衡之為人而請為委政冢宰當時之人莫
不痛憤矣 上曰若以為非則金鎧之言既
已著顯當以此為非可也但數三人締結及

以銓曹為非之言則時無顯發之事而言之
若是似乎易言矣金鎧事當與大臣議處矣
先生曰教以與大臣議處且當以顯著者為
非云此天地度量不勝感激又教以數三人
締結之言似乎易發云此亦至矣但以銓曹
為非者是實公言也銓曹操一國用人之柄
所當難其慎特採群議而用之可也若自用
已意則不亦非乎今者銓曹豈無顯著之失
哉大臣小許公論不許而不意以鎧為大司
憲擾亂朝廷基禍士林不可不以銓曹為非

也如此之事自上當知其非可矣又啓曰
政院非諫官非大臣而只掌出納王言故謂
之喉舌之任蓋喉舌乃一身之最開者也大
臣臺諫之不得言者亦言之古人稱為內相
矣隨事規正有懷輒達故經筵春秋亦皆無
帶今則不能盡其職任世俗謂之吏隱矣然
臣等遭逢聖明之時忝冒是職徒為貪戀官
爵而不進素悵則平日以儒者為志而今焉
用之乎是以故盡達於面對矣自上幸以
為此臺諫大臣之所為而政院何以如是乎

云爾豈不未安乎臣等適去他人未此而如有所當言之事則必皆言之可也近臣不言則踈遠之臣安得以言乎近臣必得盡言然後如人之一身血脉流通凡事可得為也或有機關重大之事而政院不言他日自上覺悟而以為近密之臣何以不言乎云爾則死有餘罪矣如是然之外則結冤於人既多而上則觸犯天威亦多惶恐罔極而但不言則非徒一身有罪亦至於污辱朝廷故敢啓小臣有憫迫之情曾欲上達而以一己之私

煩瀆天聽極為惶恐故不敢矣小臣別無知識氣稟之病亦多而妄事有之不辜粗習文字濫得虛名頃日李滉退去時自上引見詢訪知文之人李滉遂舉小臣之名而啓達不勝惶恐李滉故時出宿漢江山臣往見言之曰竊聞啓達之言至為憫迫何以煩瀆天聽乎滉曰吾常在外而運來京師亦不往還未嘗有所知者矣汝則前日相通簡書而論學我之所知者惟汝而已非以汝為勝於人也但主上下問不可不達故啓之古人亦

曰舉爾所知汝何憊乎云云聞此言小臣之心稍降矣厥後指目甚多以為李滉薦某人云舉顏而行亦難自上又以小臣幸意其知文則此乃欺之地惶恐周極欲其呈病親舊相愛之人亦曰汝得虛名厥終何以為之乎警戒者多有之而連續近侍不得退去不幸又逢此事小臣之名亦叅其中小臣若能謹慎乎身則豈至於此乎尤為惶恐不知何以為之欲盡達其憫迫之情於榻前矣小臣狂疎不識世事如此清朝為人指目豈不憫

迫乎

二十日

上御夕講于文政殿進講近思錄第二卷先生進啓曰頃日張弼武引見時傳教曰張飛一聲走萬軍之語未見於正史聞在三國志衍義云此書出未未久小臣未見之而或因朋輩間聞之則甚多妄誕如天文地理之書則或有前隱而後著史記則初失其傳後難臆度而敷衍增益極其恠誕臣後見其冊定是無賴者裒集雜言如成古談非但雜駁無益

甚害義理自 上偶爾一見甚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帶中詔及赤壁之戰勝處各以恠誕之事行成無稽之言自 上幸恐不知其冊根本故敢啓非但此書如楚漢衍義等書此類不一無非害理之甚者也詩文詞華尚且不關况如剪燈新話太平廣記等書皆足以謬人心志者乎自 上知其誣而見之則可以切實於學問之功也又啓曰正史則治亂存亡俱載不可不見也然若徒觀文字而不觀事迹則亦有害也經書則深

奧難解史記則事迹分明人之厭經而喜史舉世皆然故自古儒士雜博則易精微則難矣剪燈新話鄙褻可愕之甚者校書館私給材料至於刻板有識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根本而因循至今閭巷之間爭相印見其間男女會淫神恠不經之說亦多有之矣三國志衍義則恠誕亦如是而至於印出其時之人豈不無識觀其文字亦皆常談只見恠僻而已古人曰一道德又曰大一統董子亦謂諸不在六經之科者請皆絕之云王者尊

民當禁不正之書此其為害與小人無異也
古之人君間有嗜詞華而崇艷麗故英明之
主天分甚高則後世或有流傳之什而如隋
煬帝陳後主者偏著留意終致亡國人主之
專意詞華言之亦可愧也詩家中或有古人
吟咏性情之文而亦有浮誇雜亂之言自
上亦可知之也吾儒學問中程朱之論甚是
而近来自中原流布之書不一薛文清讀書
錄亦其一也今方印出議論亦不能無疵學
者以為考見之資可也近來學者以程朱之

書為尋常而喜見新出之書此亦多害自
上亦可知之也尹根壽曰讀書錄乃薛文清
所著其人於天順年間入閣出處甚正真從
事學問之人也其於議論間不知何如而其
書則不為偶然也然程朱之外有何益明之
論哉四書章圖之清以為破碎尤令學者生
疑而所論太極亦以氣為先故文清亦以為
老氏之說四書章圖之唯印出而此意當可
知之也近來印出者有皇明通紀允作
史者必見一國終始而成之乃為正史而此

則因一時聞見而為之取舍議論烏得正乎
見其議論亦多不正之處我國至誠事大視
如一家若在家潛見則可也當代史記至於
頒布百官極為未安先生曰程復心四書章
圖有唐板一卷與今所謂四書章圖有異必
因此而增益也心統性情圖程復心所作也
李滉做此為之而中圖下圖則有未安處故
改之西銘心學圖亦復心所作滉專依此而
為之也李滉得其丹款啓達印布而其論太
極處根本大誤恐誤學者竟不果也自 上

先知此意則後日必有斟酌矣 皇明通紀
多有好語一代之事人無不知至於印頒則
似乎未安而以史見之取舍在我則亦非大
害也然是非去取之間或多謬誤之處陳建
之為人不可知也而大槩成敗利鈍皆歸之
天而禮樂刑政無所用其道至以 太宗之
革除與允勝敗之迹并歸之天此甚不正也
閏六月初六日

上御書講于文政殿講論語陽貨篇 上曰頃
日以為尹元衡時無一直言之人我國之人

本不如中朝之議

六月初七日沈義謙啓於

朝有嚴嵩者方得志肆惡之時鄒應龍目見

殺戮諫臣而直言不避先王胡則二十年

問無一人言者鄭瑄曰此言是矣尹根壽曰

我國虞偏方賦性不厚中原之人則每當表

亂之世多有可稱之士嚴嵩之專權也給事

中楊繼盛三上章論嵩罪惡而見長王崇武

劄論而被竄其終又有鄒應龍者刻奏而逐

之方尹元衡之執國也其時臣子無一人言

其罪者其貪生畏死極矣云云此言予更思

上之所教蓋指此也

之非但其議不正後弊無窮矣先生啓曰所

啓曲折之意不可知其言之激則有之矣

天之稟賦固無豐嗇謂我國必不如中朝似

乎有弊而泛論而公言則亦不可不謂之偏

也所謂元衡時不言士去者憤激而言之也

中原則方嚴嵩得志之日直言被罪者相繼

而不避我國則權奸當國之時不但草野之

士含嘿不言朝廷之上蒙過國恩者或不知

其姦與或為鷹犬爪牙者不須說也一時稍

稱善人者亦不能言身且不退苟持富貴可

謂非矣近來風俗每誤祖宗朝則激濁揚

清故年少人亦多過當之事成廟培養士

高峯論思錄下

三十一

士氣綿綿厥後元衡當國人心大誤今則聖明在上有懷必陳矣但自二十年来朋輩問巷之間罕見直氣之士雖見事之非者亦不言之人或議之則又謂之騷擾九事皆欲不為故悶時習之誤而激言之也又啓曰自上當知時習之誤而培養剛大直方之氣也漢末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兗危之餘荀淑言遜故其子孫反為曹氏之臣中庸之道惟聖人為之其下則當務氣節牢落不畏強禦也平居正色直言然後臨難可以伏節死義小

臣嘗言于朋輩問曰儕輩中不能直言正色則又何望到君前而能之乎時世之習既誤伏節死義之臣豈能多得乎卒應時啓曰元衡當國勢熖熏灼國脉斷喪故人不取言之也上曰祖宗朝事則不知而前朝衰亂危亡之際不無甚於元衡之奸而亦有正直之士則以此可知人性之不悟先生曰以前朝之事傳教至為感激小臣迷劣之意每忝如此方前朝紀綱板蕩之時我太祖東征北伐大濟生民天命人歸理當主國而麗氏

之臣亦扶持而竟不能終有死節之人為臺
諫者或有不計其身被罪而死者革命之後
或有退去不仕者或有仕于我朝名士多被
竄僇而後來之人不為徵創皆思興起近來
甚有悶慮之事風俗頓故大誤一時所尚皆
以不言為賢幾二十餘年士大夫間不言自
守者則交相推薦多占美官故近來國家大
事固無之矣雖小小朋輩間彈駁之事亦不
為之得聞 祖宗朝事雖以素相交學者彈
駁不避故 世宗朝河演為領相無吏曹判

書崔府為吏曹判書以政事間事非之臺諫
至八 上前論劾曰崔府不足道河演亦誤
演與崔府方在 上前惶懼屏息出外顏色
舒展云今者若有小駁則必曰有何挾心而
如此乎此人必有異心也風俗之歸誤如此
自 上何以知其曲節乎元衡當國一時為
相者亦莫敢言兩司長官皆以門下人為之
非但公事間事不能可否而已稍有意向人
皆逢迎成之故妄予許過之事元衡稍有意
向而他人奔走成之稔惡既久 明宗洞知

亮邪不無厭苦之意人知 上意論啓而罪
之 明宗不以為惡則至今豈能去之乎近
日之事甚為不祥所啓之言持我朝之言也不如
無乃有意乎以此留念可也 主上臨御今
且三年群臣之間在外踈遠者則不可知也
或以特進官入侍宰相與臺諫侍從之人自
上何事不知乎大槩時習皆以不言為貴矣人
誰無過過則可論若公言之則聞之者不怒
言之者不嫌可也言者嫌聞之者怒雖有過
失含嘿不言至於大誤然後責罰隨之故朝

廷不為安靜也九重之上何以知之乎必入
侍之臣啓達然後可知也外間之事不可盡
陳而一時氣象時習自 上必知之然後政
化可行也而曾莫之啓豈不未安各別留念
訪問治道則可知時事而臣之賢否亦可辨
也宋時富弼賢相也弼之言曰人君無職任
惟以辨別君子小人為職而君子與小人并
處其勢君子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
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扇搆結千岐萬轍
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賢良求天

下不亂不可也後世人主當戒于此也近來
若有大小之事以為過激而當為得中云下
人豈不欲學中道而中字最難識均對善惡
非中而顯善而沮惡乃中也俱收并畜則子
莫之執中也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以一尺木言之則五寸為中以一輕一重言
之則稱物為中允事以為不可過激者非中
而事之當然者乃中也媮惰之人又謂允事
當平厚君子而薄小人者平也君子小人無
別則是大不平也君子小人之間當明辨而

分別然後治化從茲而出薰臭同處則無薰
而有臭苗不去莠則有害於嘉穀是以國必
扶君子而沮小人然後國事是矣昔者陸贄
論上下情義之不通而言其九弊之不去所
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
聞過聘辨給術聰明厲威嚴恣強悻此六者
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
弊也上好勝必甘於微辭上恥過必忌於直
諫如是則諂諛者順旨上聘辨必折人以言
上術聰明必虞人以詐如是則顧望者自便

上厲威必不降情接物上恣懷必不引咎受
規如是則畏悞者避辜恥聞過銜聰明自古
英明之主尤不能免應時曰辛毗擅恣滿朝
靡然獨有鄭樞李存吾上疏論之尹元衡之
時則人主孤立滿朝無一人言者 上曰鮑
樞李存吾非他國人亦我國人也不但上疏
至於連辱辛毗不覺我下宋國之人安有不及中
朝之理乎此議一偏故言之耳先生曰聖念
及此至矣至矣我國之人何有不及於古自
上能以堯舜湯武為可為而臣下亦以聖賢自

期克去氣質之偏則世道好矣所啓之言激
言而誤論自 上深知其病誠東方萬世之
福也又啓曰金宗直作吊義帝江中文而身
被大罪其文曰非華豐而夷書曷古有而今
亡此甚正論也 上曰尹元衡時所以然者
何故也先生曰元衡之事小臣不能細知當
以所聞見者啓之自以邪毒不容士類出身
之後凡薦望之識皆不許之故含憤入骨
仁廟在東宮而無元孫 明宗在大君有宗社
終歸之理元衡多懷此意而不容公論者又

往與結之 仁廟方在東宮有他心者非人
臣也朝廷善類孰懷此意乎月元衡創造大
小尹之說以賢士屬望東宮謂之大尹之類
中廟末年經席之上亦發此論 中廟聞之大
怒命竄尹任而罷元衡 中廟至聖至明可
謂善處而其時臣下不達時宜以為今若無
端罪之則恐有後弊外間亦無此事云云
中廟止之元衡後以都承旨陞拜叅判被駁悵
憤矣元老邪毒無狀 明宗即位之初 文
定以朝廷和平為教大臣啓達故黜元老因

成乙巳之禍尹任惡積死有餘罪若只罪此
人則可也李苞林百齡鮑順朋輩至并柳灌
柳仁淑竄逐尋即賜死其後又因告變終以
謀叛罪之一時學問之人如李彥迪權撥安
有一毫附任之理乎柳仁淑亦善士云而其
時之人因平昔之憾恨遂致大罪以至於此
見武定寶鑒則可知也厥後少有非議輒構
大罪故叅奉成遇無罪而被戮許忠吉以原
生至於受刑被謫而見放被罪者相繼不絕
人孰忘身而敢言哉臺諫侍從每以尹春年

尹仁恕陳復昌為之故少有不合於意即致
大禍其間雖有忠臣義士憤歎于心而天門
九重顧身不言全羅道有安瑞順者上疏言
宋麟壽賢士而被罪冤枉之狀拿來于家訊
于大廷受刑而死辭連者亦被重罪國家之
有今日亦云幸矣秦二世時有正先者非議
時事而被罪其後趙高之勢益盛故議者曰
秦之亡正先促之也當此之時有一二人之
言徒殺身而已亦何益哉後因林百齡之謚
台謂得其學端請訊敘述二明宗及知其奸

朴亨川謹元以議謚官只命罷黜故氣勢沮
抑矣 上曰議謚之年何時先生曰辛酉年
也溥為應教謹元為副應教定謚于奉常寺
百齡無他可稱之事故以恭昭名之後聞有
議改以忠憲政府改望啓聞時并以恭昭書
入自 上下問故故乘間隙以非議元勳將
致大罪也 上曰謚號事自上斟酌之意以
為先定恭昭矣若即改以忠憲則自 上何
事下問乎先生曰小臣出身後殿最居下下
歸鄉村厥後得預儕輩間則常例奉常寺定

高宗詩集卷下
四
謚後政府磨勘轉啓故政府知元衡微意以
為可改遂改忠憲入啓時並以恭昭書入故
自上下問去又啓曰元衡以妾為妻之後
明宗一日泛問曰古有以妾為妻之時乎入侍
諸臣不能出一辭去自 上已知罪惡而問
之臣下畏禍而不能言也 上曰此言今始
聞之然則當初亦無爭論者乎先生曰安有
爭論之人以妾為妻畏元衡尚不敢言妾子
許通之事亦不敢言者蓋恐逼於元衡也辛
亥年元衡為右相 文定亦以為年少而元

衡又不敢自當辭退不居三司論啓以為賢
者不可不置此位小臣在玉堂時取見其疏
果在疏劄騰錄 上曰其時孰為之耶先生
曰其名則不能記憶而一二人唱尊故如是
為之也 上曰其人今亦有之乎先生曰小
臣與同僚共見此疏以為時世難則不可仕
宦恐有遺臭萬年儕輩年少者亦笑之 上
曰雖或有見在之人而一二人承順唱言其
餘則畏禍而從之士氣當可培養先生曰至
今共傳金安老時許沆若欲駁人必請一會

而為之其時副提學不知其事以為今日有何事云時世誤則事皆如此上曰金安老敗時孰主張耶先生曰安老儉邪不容士類已卯年間出為慶州府尹其後入為吏曹判書為人邪毒南袞亦惧而逐之及其復入欲殺善良至遷禧陵而文定方為國母又有廢立之意其禍逼於人主中廟不知何以處之之道戚里之人知其此意言于臺諫而啓之中廟即命禁府拿出矣應時曰九罪大奸假手於戚里故戚里之勢自重上曰

此事如古人所謂盜跖在家呼陽虎去之狐狸雖去虎狼入未矣先生曰梁淵既去安老之後中廟過於委任將有專擅之事而身歿云其時處置雖不能正大而既罪安老引進已卯之人艷光弼亦登庸此則終為善處也安老以其子禧尚公主豈無攀緣之事乎李荇為相引入安老薦為大提學羽翼已成許沆蔡無擇乃其腹心也安老見敗時此人皆在喪中故得以圖免人君防小人當謹于初國事既誤之後亦無如之何矣應時曰彼

手戚里可謂不幸先生曰假手戚里因成後
弊乙巳年文定有密旨故亦因戚里之人
指揮遂為中學一會欲傾陷一世其時臺諫
年少有氣節之人以為不可遂被大罪柳希
春金鸞祥則其時正言白仁傑則其時獻納
雖幸不死并謂賊黨而罪之上曰仁傑亦
欲推考元衡而並適兩司竟至繫獄先生曰
自三上知無情故其罪止此應時曰假手戚
里國家之不幸也在漢時竇武賢故陳蕃同
力欲除宦官戚里有賢士則可與共事也先

生曰竇武則賢矣故與之同事如其賢則可
與為也上曰不但戚里東漢時欲除去竇
憲而與薊象謀之此則雖被罪而東漢亦以
此亡也先生曰始之不謹終必難圖漢章帝
時竇憲至廢公主之田知憲之有罪而不能
去故至和帝時如此也天位惟艱當臨深履
薄不可小放故君子在朝則小人斯遠但知
小人亦甚難也人君天性不為好善則尊卑
懸絕故賢者日遠小人日進是以履霜堅冰
至又啓曰人之承順甚可畏也昔唐太宗嘗

止樹下愛之宇文上及泛而譽之不已上曰
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起
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之仍以微言婉
辭對之太宗悅其言而不以為非自古英明
特選之君亦陷於小人術中應時曰自上
聖明小有邪論則洞然不惑權奸餘孽雖以
天地包容之量收叙有命而即送臺諫之言
而止之分別邪正甚為洞然下人莫不悅服
第念小人無窮見人君之意向則千思百計
必欲中之人君誤其意向則豈無小人之接

隙者平當尹元衡時唯唯諾諾士氣頹墮聖
明一出咸望至治稍有善念者孰不興起小
有過舉則隨事規諫政事之際亦欲擇人不
如曩時之渾濁也議論之際雖有小異終故
於正其溺於因循之習者莫不駭恠如越犬
吠靈當可分別也人主虛懷聽諫君臣情義
相孚則少無間隙與化同流少有不悅之色
則常懷不平之人自謂得其蒙端者小人常
態當必深戒也邪正雖已洞然而歲久月深
則安保其邪運之未絕乎入于左腹無所不

至自古壞事之輩必尋人主之所惡而隱然
傾陷旁蹊曲徑易致欺蔽况又臺諫之諍或
豈無厭苦之時乎窺佔伺察或謂之過激或
謂之多言或謂之凌上一啓釁端浸潤隨之
不知已陷於術中小人之禍於茲酷矣若見
一人邪論痛即分別所當留念也先生曰應
時之啓切當所當留念大槩今時之弊苟安
無事欲受祿俸納騶直食苞苴以過一生者
甚多其人近來旌別淑慝善者學之不善者
薄之如此尋常之輩孰肯善於其心哉善人

之心公故尊榮吾主安樂吾民而尋常之輩
只欲保全其身而無意君民故議論是非之
相激自占不能無今時果不知何如而亦恐
不能無如此事也頃日邪論之發根於此也
朝廷之上如非大奸則前日任事之人不可
盡却然其間有用之于腹心者有用之于爪
牙者又有用之于外處者自上能知此意
必先親賢則君子氣勢堂堂尋常雜談之人
亦不能言矣一時治亂興亡皆係于此頃日
准期不叙事三公啓達而聖答至極是矣

三公非不知其未安人情溺於苟安故以人情啓之也 聖教既下其言如天人皆望絕而心服若其下人所為則衆怨叢故矣君子小人間抑揚之道不可小忽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陸贄之言曰陛下有善志而不能善治故臣每中夜靜思竊嘆深惜向若陛下有位而無志有志而無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汲汲如是陸贄賢者而其言如此况其下乎自 上不為主張則下人何所持乎上若勉為學問以聖賢自任則有志之上孰不

忘身徇國乎時世今似未定若一二年間力行則可以定矣應時曰准期之法傳教三矣但其間亦有一意思前不申明故如此大典本意必因真窺避托病而說也若欲分辨則似拘人情故一切繩之以法若至公無私則猶可分辨大典本意必不如此也先生曰此言亦是然此法非不申明丙寅年為之又於前年為之矣又啓曰守令六期之法當初設立時人皆不便而 世宗之心獨與許稠合而成之今者初即樂赴旋即棄棄乘而亦

無罰故人無忌憚雖果真病而必有畫一之法然後可也此法既立欲棄官上未者畏憚中沮公紀綱若立則事無苟且若先欲分辦一二人則政歸姑息矣守令若真有病不可在官則監司自當以公論啓聞而今則百敝圖囑必售其計豈不未便又啓曰成宗朝有駙馬洪常叔父為長興府使以病不去臺諫論之竟翼於罪矣近者會寧府使金啓事憲府論啓已久自上不為允俞聖意以為啓雖驟陞而合當則可遣也其意亦當但

臺諫將公論啓達自上當可勉從也他事則臣固不知如其武班之臣雖有物論之不許猶可駕馭陞用也金啓處心欲善朝廷亦不以人物為非只以濫陞論之自上牢拒臺諫竟不得請而止之則啓以邊將不能違命勢當赴任以士類之人豈不憮然於心乎經過二三年自然循次則豈無可當任使之時乎士類之人見公論不與而猶且徃焉殊乖培養之道深為未安小臣自少知啓之為人其心非欲不善者也誠國家有用之才徐

過數三年後命為此任則合於聽諫之道而得於待下之事矣 上曰此則有不然者金啓以不善論之而止之而往焉則果如是矣只以驟勝論之論之而止之則是公論許之也以此而有何慚愧先生曰傳教則至矣但公論既以驟陞論之物情少有不釋然者則於啓何有光哉士大夫當以廉恥培養也

上曰朝廷間驟陞者豈無其人乎金啓雖於前年始陞而出身既久非不可為此任也先生曰聖教至矣該曹與相臣之意亦如是故擬

望矣然若年高之人則猶可為也金啓年纔四十餘驟陞嘉善於啓豈無未安乎培養士大夫當以廉恥為先雖曰正合其任而必以恬退為貴况公論不許而苟且行公豈不慚愧乎若以為不難於心則近於無恥稍有士人之心者寧有是耶又啓曰事事盡啓極為惶恐適有所見故啓之伏見諫院批答之辭其言則是矣但辨釋近於聘辨至為未安是正言申黜未啓成世則驟陞堂上所當報效天恩而托病徑還故依律定罪而纔經一年因其妻陳訴蒙宥而今又度牒後之有罪免軍者何所懲乎 上答曰苟有不可則有言

責者朝拜官而夕奏疏可也苟無不可則不
煩論可也今者世則放送實是不可則已
過一月後論啓大失朝拜夕奏之體此果言
官之任乎以為可也則何及論啓夫此二意
予不能知人主至尊臣下至微人主聖知甚
高而臣下計慮甚愚以至微至愚之身當至
尊甚高之威和顏優納猶恐言之不盡又加
之以辨給則下人有何所言哉公論之發自
有遲速人之所見或有先後世則之事果若
即論則好矣然事之可論者雖愈久而亦可
論也况以過月而論啓為失體乎他日雖有
可言之事竊恐因此不得言之也恕其不及

許其所論可也諫院論啓之言亦是矣小臣
在政院以為放送充軍聖德之事但因其妻
陳訴而釋之如漢文憐緹嬰之言廢肉刑之
法烏乎可也若因世則之事盡求充軍之額
而原其可赦之人用此寬仁之政則可也世
則奔走而免罪則或有守靜之人終身不得
蒙恩而必以此不顧廉恥之輩獨被聖恩矣最
開風化不得不深思之也 上曰此言大槩
是矣然若如此則所當即論以補不逮也職
牒還給之後始為論啓曲在於誰先生曰所

見有先後故如此自 上務廣天地之量舍
其前所不能而取其今所能則聖德益廣矣

初七日

上召對于文政殿講論語陽貨篇自予之武城
止知其必不能改也先生臨文啓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禮樂失序萬事顛倒古禮古樂
今雖不可復見學其心而尋其聲器則可也
又曰十室之邑教以禮樂則相為揖讓近未
二十年前分憂一道者或為謁聖之禮自乙
卯倭變之後專意於軍器摘奸而不復為興

起勸獎之道雖號為盡心者不過補葺書院
供饋儒生而已教導就善之方絕少未聞矣
欲興治化必有教化然後有觀感之美人性
雖曰本善非教則不能成就前朝恭愍王時
李穡聚士教之故多有忠臣義士近來未見
興起之士然必留念于此毋曰無人而悠久
行之以誠則教化漸可興也 上曰前朝李
穡善人耶先生進對曰李穡人論甚多而大
槩不為偶然穡少時入中原擢制科仕于元
博學高才所學雖主於文章而其於禮文儒

者之學所見亦多而教誨之事甚有功力艱
 夢周非全學於李穡而亦以獎勵興起而成
 高麗將亡流竄在外 太祖即位即命釋之
 迎見禮遇又使之仕不屈而死高麗崇佛而
 此人文章甚高故如寺宇之記佛經之序皆
 出此人之手故年少之儒以為崇佛而詆毀
 此人雖非學問中人氣節甚高實東方學問
 之源流也尹根壽艱琢等亦陳穡不虧大節
 之義先生曰所啓盡是不事我朝意思甚高
 而立朝之時不能壁立千仞不無洋沉之病

故前朝史記以此少之不知其論果出於公
 而尚論則可知其長短尹根壽啓曰伏聞昨
 日經席傳教之辭至為惶恐尹根壽前日經
本不如中朝而昨日席論我國人心
為不正而有弊故根壽有是啓小臣之意以
 為二十餘年人畏元衡虐焰莫敢一言尋常
 憤嘆于心故啓之其言思之則有弊矣 上
 曰昨日予所言者以頃日所啓不無後弊故
 欲救其失非所以非之也先生曰一時所啓
 之偏自 上留念思憶如此凡事每加 瘡
 念則聖學益就高明矣我國學問箕子時事

則無書籍難考三國時天性雖有粹美而未
有學問之功高麗時雖為學問只主詞章至
麗末禹倬艷夢周後始知性理之學及至我
世宗朝禮樂文物煥然一新以東方學問相傳
之次言之則以夢周為東方理學之祖吉再
學於夢周金淑滋學於吉再金宗直學於淑
滋金完弼學於宗直趙光祖學於完弼自有
源流也邇來儒士欲為聖賢之學自上能
主教化則此其復古之機會也勉力學問之
人雖似不多今聞議論長者之知學問視已

卯為多云尹根壽曰已卯之後人懷向善蓋
出於趙光祖之功也先生曰邇來閭巷間下
賤之輩莫不修舉喪禮或有青年寡婦不欲
他適皆已卯振作之餘效也但光祖年止三
十八而一時仕宦于朝未暇著書傳後故不
知學問深淺而其所為之事則人皆欽仰根
壽曰小臣傳聞則一日明廟有教曰閭巷
間當讀小學尹漑為政丞聞此傳教而贊襄
尹元衡以為人當為善於心已卯年崇尚小
學而辛巳年生亂乙巳年又生亂逆小學亂

逆之書尹旣聞之震慄元衡心術此可知矣
上曰尹元衡作罪我國不可勝言而此言則予
固不知今聞此言盡誣先儒真得罪萬世者
也先生曰韓侂胄譏朱子以偽學古今無異
也觀尹元衡當日所為之事此固常事不足
恠也元衡之惡昨日大槩啓之元老元衡乃
兄弟而皆邪毒 明宗即位之初亟黜元老
故元老不得參勲以元衡元衡教誘春年
上疏竄逐而殺之元老之罪可誅殺之者元
衡也以兄弟之至親而猶若是國人之畏怯

寧有極哉自古小人孰如元衡之甚者乎

上曰頃日儒生上疏以為方威稜震疊之時云
如此故人莫敢言也先生曰傳教至矣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小人如尹元衡者固稀
罕矣雖以小小小人乘間抵隙亦足以累聖
治克已從善親近賢士則時世好矣根壽曰
乙巳被罪人權撥李彥迪則既已褒贈矣又
有宋麟壽者乃善人君子也從事學問不知
深淺而一家孝行超卓正色立朝見忤於元
亮被罪而死此人之賢可與權撥李彥迪并

論也先生曰初以浮薄徒之領袖而罷之後
因良才驛壁書之變至於賜死自上既已
伸雪而深恐此人之賢自上不能痛知士
林怨痛之又啓曰會盟文至以謀及名之又
啓曰麟壽一生欽慕已卯之入癸卯甲辰年
間為全羅監司勸勉小學引接後生其時讀
小學皆麟壽之功也今午雷動此雖時節聖
教以為未安可謂至矣夏月雖曰雷雨之時
而雨勢過滂兩南水災極為慘酷春而旱夏
而水未穀之傷民命誰賴此其天地飛戾之

氣自上各別省念可也人君一念可以贊
成天地造化故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
育自戒謹恐懼而精之約之以至吾心正而
天地之心正吾氣順而天地之氣順則雨暘
以時天地位矣三代盛時暨鳥獸魚鼈咸若
天地之氣和故以致此也唐太宗有水旱而
民無嗟怨者以其憂勤撫綏也終致斗米三
錢之效雖曰假仁義而亦其魏徵勸行之致
也即阡之後當春夏之交風雨和順皆望
大有年之慶至秋風災不絕田卒污萊水田

差有所收故僅免餓莩之憂今年則粵自春
 節雨水不中到夏益甚民生之事極為艱苦
 各別省念如有未盡之事務極修省克回天
 心可也天生萬民不能自治立之君以主萬
 民君不能獨治又分憂於守令守令治民不
 善而民有嗟怨則君必罪之以此推之人君
 愛民之心不能誠實至於流離失所則天心
 豈不震怒乎人主在億兆之上無他可畏而
 上有皇天之赤臨一念之差每恐上帝之震
 怒則天心悅豫矣 上曰此言至當先生曰

小臣偶思而答達聖教如此不勝感激燕聞
 之中無少間斷則德與聖人同也

二十四日

上御書講于文政殿講論語陽貨篇自子曰飽
 食終日止不知其為誰也先生臨文啓曰因
章宰我問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人子
而啓之也為親之情昊天罔極而聖人必為之中制為
 父而斬衰三年為母而齊衰三年父在則降
 為期年此非罔極之恩獨蓄於母而然也天
 無二日家無二尊不可以比隆故也周公制

禮作為人後之條而所生父母屈義降服豈
不知情之罔極而必欲有所隆殺哉此其聖
人節文精微之蘊而立天地古今之大經大
法也體念聖賢之遺意深究隆殺之當然則
必有益於學問而更無礙於裁事矣仍又進
啓曰人君揔攬萬事何事不為要切而納諫
為尤切經席之上大小臣僚已盡啓達矣但
頃年風俗大誤人皆以不言為貴今雖納諫
而只從循例之言不能丕變時習又不能大
益聖德矣人情勉強為善者少姑息偷安者

多犯雷霆之威抗骨鯁之辭豈人人所可能
哉必須優容虛度嘉悅勸獎言雖不中而過
激亦不為非而有所優納然後始可以集天
下之言而求天下之善也蘇洵作文以記人
君必有激勸諫臣之道而其要有三洵之議
論雖曰詭而不正天下道理固如此也近來
自 上所為無不允當在廷臣僚孰不盡力
然必自 上當和諫諍不為已謀而只欲為
國可也直諫犯顏甚不便於其身不知君上
以為何如而攻人之惡亦多取怨故諫諍之

臣自古謂之孤單能知此意而快於聽納則
九事漸好矣臣見外間公事及經席陳弊時
世已誤風俗不義國儲板蕩生民困瘁莫甚
於此時而水旱之災又從而連綿思之則甚
多憂憫入君統御億兆億兆安然後始可言
盡其責在古之聖王勞心焦思側身修德正
以此也先以濟蒼生之心堅定于中雖聞片
言之善亦必服膺于心草野疏章亦可採施
也又啓曰小臣因此章三年之喪敢以迷芳
之意敢行啓達心極惶恐而言出故敢陳之

天下通喪有常有變常者其順故雖衆人可
以易處而變則處置得宜甚難必加留意窮
極詳察然後始免失禮之譏矣自 上入承
大統似異於常事其間處置之事或出常規
之外先賢之議各有定論當時則可以其議
舉行也第念自古議論不一雖以先賢之言
或有誤見之時失之毫釐改之未安先聖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能以禮
為之則可無一毫之差而知禮甚難今者三
年已過論之以古規豈無為私親合行典禮

乎朝廷自能善處而一時或牽於私情有所
未盡於禮文則非但殿下有處之道有大
未安其於事親之道亦甚有妨聖念留省一
遵古制必以古先聖賢自處則好矣小臣先
事而言極為惶恐而別無他意欲望主上
無過舉而合古禮也古者人君入承大統其
所處置者甚多而能得其正者少宋英宗時
議論不一而終不能勝正至孝宗時無他議
程是之其間或有處置之損益而此其大
綱領也以天性國體之情言之則何可限量

然必以古禮裁制然後不失其天理之正而
能得乎人心之安也古人曰孝悌之德通于
神明光于四海伏願更加留意焉朝廷之上
自古每患因循苟且之病自上有復三代
之志又有復三代之德今欲復三代之禮當
勉勉循循以復三代之典若因循苟且於近
代之事折恐有乖於大有為之氣象也國家
之事每為啓達極知惶恐而頃日文昭殿事
當初增修之議甚正而後因謄錄更疑祖
宗朝事如此而作一番騷擾今既改之曷若

初不為非禮之為愈哉雖以祖宗朝事亦
或有不可盡泛之事非謂良法美意不可以
遵守一時偶為之事或有所商量可也成
廟初年文昭殿議得未安之前已啓達其
間甚多闕齋之事成廟幼冲即位貞熹
王指臨朝而一時大臣多世祖朝功臣故
臣見日記則睿宗小祥即庚寅年十二月
也小祥纔過三大妃殿為進豐呈而大臣
則賜宴樂於闕連而教之曰以醉為度諸臣
終日而醉韓明澮艷麟趾至於起舞云以此

推之其時亦豈無誤處之事乎此非以祖
宗朝為盡非而聖俞一遵三代以上之禮必
法孔孟程朱之論然後東方樓樂益備垂之
萬世而有光矣人君代天理物立法創制必
欲流澤於後世不可取辦於目前自上立
志當可高遠又曰若有一毫之未盡則非但
有乖於禮抑非貽謀燕翼之道也事至於誤
處之後則至親天性之際易於承順難於諫
止朝廷之上不可必謂以死力爭也小臣迷
劣不曉事理而所望者欲聖學日躋時世隆

平則行於明時其策大矣事若誤處則別無
回天之力而抱悶何可量哉先事而言甚為
未安然平時有所啓達則聖念亦必省念而
下人亦知可爭矣或意思不平而一念偏倚
則恐誤國家大事深以為憂自有孝宗故事
知可以思慕乎此則必無他虞矣其間事勢
或稍有損益之當然而自不失於典禮之正
尚何患今古之殊乎程子曰雖當專意於正
統豈能盡絕於私恩國家大事當可次第基
行又不可有所防礙而不即施行也

壬申五月初一日

上御朝講于宣政殿講書傳舜典先生啓曰文
昭殿之事累日論啓而 俞音尚闕不勝悶
鬱焉當初改定之意其有由矣祭物橫者則
祖宗朝所定而祭器之隨後改鑄者漸以侈
大仍致器大而膳少人皆知扣水不敬之未
安至于已巳前殿卓面狹窄難於排設物議
以為器大而致有此褻瀆且難排設不如少
加裁削適盛其饌品容設於卓面之兩得其
寔第其後寢麴蒸片多有少贏餘一器之所

餘雖少合而計之則為不少故欲啓達減改而有司不察一應祭膳莫不裁減何未安如之今復舊規一上教至當但旧器之與膳相稱者則仍之可也其不稱者變而通之尤合於情禮矣蒸糝雖有所餘而對驗則少云雖少使之適中可也若以裁填祭膳為未安使之商議則必有處之之道矣臣聞椀之容八比前似少而不甚相遠加之一分則圓經所周分數必多若更商量則曲盡矣祭致其誠敬裁減未安今若仍舊則後寢及前殿之常

祭則猶之可也至於親祭時器之加者多至八九排設難矣上曰自有舊規今但遵行不徒議之而已先生曰自有舊規之教固是而舊規若十分穩當則仍之可也舊規而至於未盡則徒守而不為之所者亦豈得乎且今之所欲改者非祭膳橫者也欲就舊器稍損其後未之侈大者耳祭器褻瀆雖非卓面之狹猶當使器膳相稱况今前殿後寢不可異同者乎若小變通而得其宜則隨時適中矣又啓曰祭器之裁減外間皆以為卓面狹

察之故臣於其時適忝諫長知其顛末矣權
 輒以都監提調實主其事初非以地勢之隘
 也器大而饌小款兩得其宜而裁削耳臣病
 故田里及到漢江得見朝報臣心驚駭臺諫
 之啓實為未安矣退伏鄉村豈知裁減祭膳
 之事乎當初稍損器制之意則實在於膳而小
 器大也權輒知之不曾分明啓達故自上
 不能洞知矣是日權輒入侍亦啓此事人君奉先之道脫
 有意外雖廟宇猶可拆改謂之地勢迫隘而
 裁削豈有是理自上過懲有司之失不究

至當之歸臣則以為未安古語云仁孝誠敬
 饌小器大致有褻瀆既不合誠敬寢殿異同
 其於仁孝豈不未盡臣但以情理達之其間
 曲節有不能盡知者故使該官極盡議處耳
 上曰今言只是裁削器皿而當時啓辭具存雖
 一二饌品款有所裁減豈不未安其時之事
 到今思之非但器皿一事至於通作唐家於
 予心亦有所未安常時父子不同席况闕內
 禮制等分嚴乎嚴矣列祖同坐一室非禮也
 宗廟則有異室之意矣先生曰上既讀中

庸或問豈不知五廟各室祫祭則合群廟之主就行於太祖之室中中無限隔序以昭穆乎明帝謙抑命藏其神主於更衣別室遂為同堂異室之制而唐宋以下因之矣上曰此則言宗廟之制也父子同坐一室終是未安先生曰唐家雖通而限以間隔恐非通也又曰李邕用事祔仁廟於延恩殿二十餘年神人共憤至于已巳三公請祔文昭殿上允之奉審殿內難於設位將欲增建廷議以拆改廟屋為未安先生曰前殿之制南

北短而隘東西長而濶請依古禮正太祖東向之位則可免拆改殿屋之弊而無地隘難行之患廷議又以為世宗大王建廟之初象生時奉太祖南向在後嗣王未可變易去其後諫院引嘗為君臣便同父子之說以為當初遺訓毋過五室仁廟入祔脣廟當遷自上可之而議者皆以為祖仁考明非但名實大乖脣廟以當代高祖之親遠出未安去其後仁廟當仍祔延恩殿之說又起而自上可之物議洵洵皆曰仁廟

繼之君不得合享有拂於天理人心乃增達
後寢 仁明兩位同衾一室同昭共世禮則
然矣第就殿內款處置得好故不無苟且然
非偶然計而為也禮有一定之文而不可不
隨時損益變而通之通作唐家不得已也若
其裁損器皿則由於祭膳之褻瀆也自上
聖學高明又知禮酌古準今十分商量求合
殿中可也款矯裁減之失並與器皿仍舊臣
則以為未便柳希春權輿尹鉉各陳漕舡之
策先生答曰民之流離而漕運之弊生今當

先治其本講求蘇復為便尹鉉又陳軍資三
監糴米司贍綿布陳齋匱乏之弊一上曰司
贍軍資同然匱竭雖神運鬼輸亦無可奈何
不為偷盜之資則不可知也別無用煩而如
此必有其故矣先生曰一年經費必計一年
稅入而用之稅入少而經費多則幾何其不
至於耗竭也今當先節其冗食然可支吾也
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足矣又啓
曰臣久於在外不能細知頃見朝報以紀不
立治效無成為嘆意甚盛矣但匹夫欲有所

為而無勢力可辦至於人主則居可治之位
操可為之柄苟欲有為則何事之不可成乎
徒事於慨嘆不能反求其本則臣未見治道
之能成也竊詳程子之言曰為治之道立志
為先責任求賢次之此實前賢灼知道理之
言也 上曰斯言善矣但勢已傾矣非命世
之才不可以有為若志大才疏則疏濶而已
今之在位者豈不賢乎其於勢傾何先生曰
上教極為未安凡事之狃於習俗自至於陵夷
者尚自 上不知則已矣既知則何難於轉

移乎若曰予何能云則於 祖宗之付託何
今之在位者儘善矣尋常之事固可為也擔
當國事則非人人之所可能也自 上上倚
大臣下以賢執事布列于庶位然後治道可
成也憂勤焦思見於傳教四方流聞不勝未
安而况於在列乎且古人論事未嘗苟同今
也某人連白某事雖未穩便他人引嫌而不
敢言千頃之舟人知其不可行而以朴淳獻
議之故紛紛不定如其不是則速改可也思
慮不及國人之所不免聽人言而行之知甚

高峯先生論思錄卷下終
不可而改之行之改之但觀其事之是非而已漢高帝刻印鈔印有同兒戲尤見其大度之量也

隆慶壬申十二月後學藝文館檢閱陽川許錡在政院取考謄出

高峯先生論思錄卷下終

